

红色中国

回来的路



只有小乙自己知道，在1941年初夏的
这些日子里，他走过的这一段艰险的逃亡
之路，将始终铭刻在他的记忆，历久
弥新，永生不忘。

杨也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红色中国

回来的路

杨也 著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来的路 / 杨也著.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2

(红色中国)

ISBN 978-7-5397-6472-6

I. ①回… II. ①杨…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3263 号

HONGSE ZHONGGUO HUILAI DE LU

红色中国·回来的路

杨 也 著

出 版 人:张克文 选题策划:徐凤梅 何军民 责任编辑:何军民

责任校对:吴光勤 责任印制:田 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yahoo.cn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hsechs>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anhuishhaonianer> (QQ: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63533521(办公室) 6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35mm × 900mm 1/16 印张:15.5 字数:14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6472-6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一套别开生面的书

——写在“红色中国”出版之际

我们想了很久,想不出为这套丛书起个什么样的丛书名,后来,索性就用了现在这名。“红色中国”,直白,朴实,但至少不雷同,一目了然。

红色中国是一段历史,一截记忆,是前辈走过的足迹和奋斗的实录。关于这段历史,人们常常用这样的文字来形容:波澜壮阔,激情澎湃。这并没有错。但我们认为,用这样的词语描述更客观:纷繁杂乱,万象丛生。所以,反映这段历史,故事应该更丰富,题材应该更开阔,值得回味值得书写的东西应该有很多很多。以往,我们看多了冠以“红色”或者“革命”的文字。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同类的儿童文学创作更多地注重教化功能,这使其题材和主题显得单一和狭隘。更何况,文字中多有激烈和偏颇,这导致了許多错误的阅读,也招惹了一些人对红色文学的误解。

我们不想这套丛书是这么一种文本。对于近代历史,我们充满了敬畏,有着足够的虔诚,但我们也有着更多的清醒。图解和戏说是我们摒弃的,也不是我们的主张。站在偏激的立场上涂抹和片面的歌颂,会让我们在历史和读者面前感到羞愧和无地自容。

我们希望这套书在童书的海洋中显得别开生面。

除了历史的背景,我们没有给作者设置太多的框框。其实就是这个条件,原本也是不该划定的:好的作品是在更自主和自由的想象中完成的。出于一些实际的考虑,我们给作家提出了一些要求,虽然宽泛,但多少会影响到创作。非常感激作家们的努力,整体上,每本书的文字都很精炼、很优美,平实中体现出了成熟的语言技巧。我们知道,这对于少年读者的学习来说也有独到的好处:许多人不只是在课堂里学习语文知识的。有更多的实例证明,一个人具有很高的作文水准,有益的阅读必定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青少年读者能在欢愉的阅读中学习到更多的历史知识和语文知识。

九位作家,呈现的故事不同,风格也不尽相同,这是我们所希望的。这九部小说中,有传记体文本,有悬疑惊险的样式,也有幽默喜剧的风格,但核心的一点是相同的:故事是好看

的、耐读的，都表现了真实的历史，彰显了残酷背景下的人性，展示了前辈们艰难岁月中的情操和情怀。我们的文字，更多地注重“成长”，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的展现是在真实背景下完成的。

对于作者，我们有过刻意的选择：最佳的应该是老中青皆有的的一种结构。但非常遗憾，显然 70 后、80 后的作者难于寻觅。可能是由于他们对那段历史的陌生或者疏远，也可能是别的原因，结果九个人中六人是 60 后。想来，这绝不是一种巧合。60 后这代人，其经历决定了他们对历史的判断和理解的水平。

我们还对作家生活的地域有过考虑。写历史小说必须熟悉历史，这是无疑的。这种熟悉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那种熟悉，而是立体的，比如人文背景、语言、风俗民情……只有将文化揉入文字中，人物才更鲜活，故事才更有血肉，文字才更具张力。还有，由故事发生地的作者来写故事，他会怀有一种别样的情感，其态度和投入会是不一样的。

出于对丛书的特点和品质的考虑，还有着某种探索的因素，我们特意从传统上写成人文学的作家中精挑了四位。这四位作家的名字对儿童文学的传统读者来说是陌生的，但他们

的小说却写得清新精致。这些作者在各自的创作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是成熟的有实力的作家,他们没有包袱,少顾虑,下笔从容。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只想创作者保持一份清新和极强的责任感,这些往常从事其他门类创作的作家,可能缺少圈内所谓的知名度,也缺少所谓“经验”,但我们看中的是清新。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作家参与到儿童文学的创作中来,给这个领域注入更多的活力。

主编 张品成

2013年1月18日于海口花语庭院

目录
MULU

★ 引子 /1

★ 第一章 江南小镇 /12

★ 第二章 樵夫伯伯 /36

★ 第三章 地窖里的女人 /68

★ 第四章 柴房 /95

★ 第五章 金蝉脱壳 /118

★ 第六章 一水之隔 /143

★ 第七章 谁是奸细 /167

★ 第八章 你是日本人 /190

★ 第九章 夜袭山村 /211

★ 尾声 /238



引 子

这一段时间，绿岛秀子总觉得有人在跟踪她。

走在大上海的街头，人来人往的，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时候，她回头望一望，街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依然如故，面无表情地走着，或站在路边的商店旁看着什么东西，没一个显得异样，可她就是觉得有人在跟踪她。

后来她走路也不回头了。她想，即使回头也识别不出什么人来，还会让跟踪的人更加警觉和隐蔽。

但她的步子总是会不知不觉地变得更加急促。这样一来，似乎街上所有人的步子也变得更急促了。

今天也是如此。

拐过一个路口，穿过一道弄堂，绕过几个在地上玩耍疯跑的孩子，就到了她住的地方。和别的日本随军记者不一样，她喜欢上海弄堂那种古色古香的味道，也喜欢住在中国人多的

地方。

但今天,她感到特别不对劲。

身后十余丈远的地方有两个男子跟着她进了弄堂。从他们的身形看来,她觉得这两人是日本人。

她加快步伐,穿过一处阴暗的门洞,噤噤地跑上木板楼梯,来到自己租住的房间门前。

房门大开着,里面有几个男人,正在仔细地搜查着。这几个男人有的穿着日本陆军军服,有的是便衣。

绿岛秀子在门口愣了一下,转身想跑,但身后跟着的两个男子已经沿着楼梯正往上走,她只得又转回身来,面对着屋里的几个人。

一名军服笔挺、戴着白手套的军官微微侧了一下身,作了一个请进的手势。绿岛秀子还在犹豫,后面两个男子已经来到她身后,一把将她推了进去。

事已至此,绿岛秀子只好壮起胆子质问这名军官:“你们是什么人?”

军官一字一句地回答:“我是大日本陆军上海联络部的野田三郎队长,奉高岛泰次联络部长的命令,搜查你的住所。”

绿岛秀子浑身颤抖,但她强作镇定地说:“我只不过是一



名随军记者，怎么会惊动陆军联络部的大驾？”

野田三郎向正在屋中仔细搜查的几个人看了一眼，转回身来微笑道：“搜查还需要一点时间。绿岛女士，请坐，我们可以谈谈。”

他朝沙发指了指，仿佛这是他的家，而绿岛秀子只是客人。

绿岛秀子做了几次深呼吸，她定了定神，说：“野田队长，据我所知，陆军联络部是特务机关，你们搜查我的住宅，难道怀疑我是间谍？”

野田三郎摇了摇头。他露出很有礼貌的微笑说：“绿岛女士，你是个随军记者，也是个聪明人——你想想，如果我们怀疑你是间谍，那我们就会不会坐在这里谈话了。”

这时，绿岛秀子的胆气壮了一些，她指了指正在搜查的那几个特务，问：“既然如此，那野田队长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野田三郎把戴着雪白手套的双手交叉在颌下，思考了片刻，然后似乎是下了什么决心，说：“这件事说来话长。反正我们还有时间，就不妨对你直说了吧。”

他站起来，在客厅内踱着步。

“数月之前，我们在国外的情报机构注意到英国、美国、苏联，甚至东南亚的一些报刊，出现了一批报道，这些报道对大日本帝国在中国内地的行动颇有微词。”

“这不奇怪，”绿岛秀子说，“这些国家的报刊对帝国一向都没好话。”

“不错，”野田三郎停下来面对着绿岛秀子，“但这批报道有一些不同之处，引起了我们情报人员的注意。它们提到了帝国军人在攻陷南京之后的行为，在不少文章里，使用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字眼。”

绿岛秀子沉吟了片刻，她说：“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世界各国的使馆都在那里，也有许多外国人居住在那里，肯定有不少人目睹过帝国军人的行为。在外国报刊上出现这样的报道并不奇怪。”

野田三郎严厉地说：“绿岛女士，请注意你的措辞。帝国军人在南京的表现是模范的，没有出现任何过激的行为。”

绿岛秀子没有作声。作为一个随军记者，她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

野田三郎加快了语速：“不过，重点不在这里。我们的情报人员仔细分析了这批报道，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



西。比如报道里提到的帝国军队番号,一些详细的数字,甚至还有帝国军人的姓名,诸如此类的信息,表明这批报道的消息来源,不大可能是从南京回国的外国人,而很可能是来自我们内部。”

绿岛秀子说:“明白了,说来说去还是出了间谍。”

野田三郎仰头看着天花板,长叹了一口气。

“在我们内部,至少有人在出卖情报。查找这个人,或这几个人的重任,落到了陆军联络部身上。帝国特工的工作效率是极高的,经过几个月的大量分析和排查,最终我们把疑点集中到了一批随军记者身上。”

“为什么是随军记者,而不是帝国军队内部的人员?”绿岛秀子问。

“一个专业的间谍或情报人员是不会把这些有可能暴露自己身份的信息透露给报刊的。这就表明,消息来源只能是出自那些既有可能接触到一些情报、又不是专业特工的人。普通的帝国军人接触不到这些情报,也无法接触消息外流的渠道;而帝国军队的特工人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他们的忠诚度非常高,是完全值得信赖的。这样一来,最大的嫌疑就落到了随军记者身上。”

“光是在上海的随军记者就有数百人，”绿岛秀子抗议道，“你们根据什么怀疑到我的头上？”

野田三郎饶有兴味地盯着眼前这位强作镇定的女人，他发现这女人其实还挺迷人的，要不是因恐惧而显得脸色苍白的話。他想，如果不是在这种场合，和这样的女人谈话一定是件很愉快的事。

“说实话，”他说，“起初你并不在我们的怀疑名单上。我们研究过你的所有报道文章，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妥的地方；我们也调查过你的言行，跟踪过你的行动，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你的表现简直堪称完美。直到我们发现你隐瞒了一件事。”

“什么事？”绿岛秀子紧张地问。

野田三郎没有立即回答，他微笑地盯着她，就像一只猎犬盯着它爪中的猎物。良久，他才问：“你知道你的丈夫渡边德一在哪儿吗？”

绿岛秀子的脸色更加苍白了。她说：“我向有关部门汇报过的，他在中国失踪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作为一个丈夫失踪的女人，你平日表现是不是显得过于平静了？还有，你婚后却没有改随丈夫的姓，这是为什



么？”

绿岛秀子沉默不语。

“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丈夫是个中国人，他的真名不是渡边德一，而是刘德。他并没有失踪，你知道他的下落。”

绿岛秀子万般无奈地说：“我真的不知道他的下落。战争爆发前他就回了中国。我之所以报名参加随军记者团，就是想到中国来和他团聚。当我到达上海时，他已经离开了。这些我在汇报里都交代得很清楚。”

野田三郎哈哈一笑，说：“派你到中国来的《大东亚杂志》是失职的，他们竟然没有审查出你的丈夫是个中国人。如果真不知道你丈夫刘德的下落，我可以告诉你：他目前在江西省的赣州，他的身份是一个杂货铺商人……”

“哦？”绿岛秀子急忙问，“真的？他……过得好吗？”

“我们相信他生活得还不错。”野田三郎看了她一眼，又说，“他一个人生活，没发现有别的女人，如果你是想问这个的话。”

绿岛秀子点点头，她的脸微微有点泛红了。野田三郎一时间竟有些恍惚，心想：这个女人会脸红，她不可能是个间谍吧？

“不妨告诉你，你丈夫刘德的店铺在当地的反日货风潮中曾经受到冲击，损失不小，但这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有利

的消息。”

“他人没有受伤吧？”绿岛秀子又急切地问。

“没有。看得出你丈夫是个很机敏的人，他一察觉到有风吹草动，就溜掉了。”

“那就好。”绿岛秀子露出了一丝笑容。野田三郎发现，这个女人笑起来很美，就像一缕阳光忽然透进窗户，驱散了室内阴郁的气氛。

“这些都不是重点，搜查也不是重点。你以为我们只是搜查你一个人的住房吗？”野田三郎摇了摇头，他用手臂在空中画了个大圈，得意地说，“今天，我们同时在搜查几十个地方。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把要进行大搜捕的消息透露出去了。我们相信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到间谍的耳朵里。这样一来，事情就非常简单了：这个人一定不会回家，并且会尽快地离开上海。那么，这人是谁，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也就是说，我回了家，没有逃走，这个举动本身就排除了对我的怀疑，对吗？”绿岛秀子不动声色地问。

野田三郎点点头，赞许地说：“聪明。”

“可是，这样一来，你们不就抓不住这个人了吗？”

“试问，抓住一个向外界透露些并不重要的消息的记者，



有多大意义呢？我们真正想要的，是把这个传递情报的渠道挖出来。”

“但这个人也有可能识破你们的计策，或者，并没有如你们预计的那样得到消息，他还是回了家呢？”

野田三郎搔搔头，有点尴尬地说：“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实际上，我们监视和搜查的所有记者都回了家，或在某个场所，并没有逃走的迹象。但这也没有关系，我们将会把所有这些被监视的人带回联络部审讯，这个人一定就在其中，只不过要多费我们一些工夫罢了。”

绿岛秀子低下了头，没有吭声。

一个特工从里屋出来，将手里的一个笔记本交给野田三郎，并翻到其中一页，指给他看。野田三郎频频点头，口里自言自语：“有意思，很有意思。”他将笔记本的那一页对着绿岛秀子，问：“这是什么？”

绿岛秀子凑过去看了一眼，说：“这是我军舰队停泊在上海港口时，我对一位舰队军官的采访，有什么问题吗？”

野田指着其中的几行字说：“这些是舰队的编队情况和部署情况，这似乎超出了你应该知道的范围吧？”

“这些都是那位军官告诉我的。既然他能告诉记者，我认